



用刀混生活的人一定很厉害。比如《天涯明月刀》里的傅红雪、《雪山飞狐》里的胡一刀。屠龙刀,弯月刀,红袖刀,刀刀迷人。界首镇上也有一个用刀的人,也是因为手上的一把好刀在江湖上颇有些名声。莫怕!他用的刀不是武侠小说里的夺命刀,他要的是一把厨刀。他就是用这把家家都有、个个会用的厨刀,硬生生地将自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刀哥。用刀混生活就是他的人生写实。古镇界首位于高邮湖畔、运河脚下,有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万顷湖水、百里湖滩滋养了鲜活的鱼虾、丰美的牛羊。刀哥美食应运而生。其实,刀哥年轻时就做得一手好菜,而今,菜做得越来越好,人做得越来越有腔调。他的腔调就是:空中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这五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绝不是油腔滑调。只要他能说出来,就一定能做到。这是一个如刀一样锋利

用刀混生活

□ 濮颖

的男人。瘦长脸也如同刀削一般。说他锋利,是性格。说话行事如他手中的快刀一般爽快、直接、利索。

刀哥的厨房每天都是热气腾腾的。烟熏火燎的日常使得刀哥的皮肤有些黑,倒是很油亮。黑亮的皮肤顶着黑亮的头发,配上那双鹰一样黑亮的眼神,没错!就是他,刀哥!我不知道刀哥这尊号是谁起的,妥帖而精准。

刀哥每天都很忙,作为一名网红饭店的老板,做菜对于他来说就是他常说的五个字,那都不是事。最令他头疼的,也是最让他劳神的就是为食客寻找最好、最地道的食材。人家是卖菜的求着买菜的,刀哥是买菜的求着卖菜的。

刀哥也温柔。在两个闺女,尤其是小女儿(他都叫做二乖)面前简直就是一汪水。看着她们,他黑亮的脸上就开出了两朵山茶花,黑亮的眼睛也不再深邃,竟有些憨傻的模样。他经常发跟孩子们在一起的视频,其实就是高级炫富。刀哥有资格炫,人家一件小棉袄,他有两件,个顶个的暖和、贴心。

刀哥喜欢酒后的感觉。男人嘛!怎么能滴酒不沾呢?或多或少来一点,既是对客人的尊敬,也是对自己的犒劳。喝完酒的刀哥喜欢去洗澡。浑汤里一泡,一天就这么美美地过去了。舒服!

刀哥很想每天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可是生活不允许啊!客人们更不允许。他只能在美食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手中的刀也越磨越亮。

用刀混生活,初听很江湖,再听是心酸,细品却是骨子里的孤独与傲气。

养猪动员记

□ 丁长林

令人意外了。我们农民不养猪谁养?要城市居民养猪吗?难道我们社员过年还要花钱上城买肉吃吗?现在我们种田虽有化肥,但它能和猪脚肥比吗?今晚把你们请来开这个会,就是让大家讨论讨论,农户要不要养猪?”查书记一语惊醒梦中人,到会人员深受触动,纷纷争着发言。

团员张旺首先发言:“我爸妈他们养过猪,现在我们小青年懒了,怕费事,散会后要向父母讨教,把猪养起来。”

老党员陈维高说:“我以前年年养猪,这几年生活条件好了,怕辛苦,就不养了。散会后我就把老猪圈整理打扫一下,上集抓个小猪养养。”生产队长孙士高跟着表态:“村看村,户看户,我们是社员的带头人,理应带头先行走一步。明天我就和陈维高一起上集抓猪。”

下雪后的第二天,妻子冒着零下5度的寒冷,顶着凛冽的北风,从菜市场买回好几条泥鳅,要我收拾一番,说是给我做一道红烧泥鳅改善伙食。

这些滑溜溜的泥鳅,该如何收拾呢?

此刻,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情景。父亲从灶膛里铲来锅墨灰铺在水桶里,将活蹦乱跳的泥鳅倒入桶里,很快,泥鳅钻入灰中,不一会儿身上粘上了墨灰,动弹不得。这时,母亲拿来剪刀剪去泥鳅细小的头部,再开膛破肚清出肠肺,迅速地完了事。

后来,大家都觉得用锅墨灰不太卫生,于是改用轧米后取回来的砻糠撒在桶里,泥鳅沾了以后身上的黏液迅速干涸。这时一逮一个准,在我那锋利的剪刀下一命呜呼。

小时候杀泥鳅的场景,终成回

晒太阳

□ 王晔

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们穿着毛衣裤棉袄棉裤和棉鞋,还是觉得很冷。

上课的时候,教室关了前后门,但有几扇窗玻璃是破碎的,嗖嗖的冷风吹进来,分散到各个角落,如果再进出开门,更是一阵大风扑在身上,钻进棉袄棉裤里,尤其是脚冷得仿佛每一个脚趾头都硬了。

虽然然冷,但太阳是最明媚的,很像是太阳公公也怜悯我们这些孩子,努力把每一缕阳光聚拢在一起。不管是什么老师又上着什么课,感兴趣的还是不喜欢的,我们的

杀泥鳅

□ 许佳荣

忆。眼下,居住在城市里的商品房内,哪还有土灶遗留下的锅墨灰踪迹,更不见作为养猪饲料砻糠的身影。无疑,收拾泥鳅是一道难题。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妻子从厨房下方的柜子里拿出一袋子过期的面粉递给我,笑着说:“用面粉怎么样?”我连忙在面盆里倒入厚厚的一层面粉,再将泥鳅倒进盆里。不一会儿,干燥的面粉吸干了泥鳅身上的黏液,泥鳅直挺挺地躺在盆里一动不动。

20分钟后,泥鳅收拾得干干净净,交给妻子烹饪。接近半个小时大火煎熬,再花上20分钟文火细煨,红烧泥鳅的鲜香气在厨房里氤氲开来。

心早就在期待晒太阳让自己更暖和的思绪中飞出去了,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内容,也看不见老师在黑板上写什么,就在一边冷一边悄悄跺脚中,等待下课的钟声,那样我们就可以晒太阳了。

终于,门卫老爷爷敲响了下课的钟声。仿佛恩赐一般,我们很快地离开教室跑到操场,找到最好晒太阳的那一面墙。我们背靠着墙,才不在乎衣服上有没有沾上灰。

经常是男生一排、女生一排,两排人拼命往中间挤,直到有被挤出去的,就一溜小跑到队尾,继续和大家一起使劲再向中间挤。周而复始,开心地大笑,这样就暖和多了。上课的钟声再次敲响。我们带着快乐回到教室,等待下一个下课。

每当想起刚进机关时下乡工作的经历,虽然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但诸多的第一次确实挺有趣的,令我难忘。

独自一人坐小客轮去湖西郭集乡。1988年“七一”前夕,需对乡镇上报县委表彰的先进基层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材料分片进行审核把关,送桥区集中地点在郭集乡,部领导分配我去。郭集乡地处高邮湖西,需走水路,要过了大运河、高邮湖才能到达。

第一次下乡,心里既有点兴奋又有些紧张。出发的这一天,为赶上小客轮,我早早步行来到南门大运河东摆渡口,买票上摆渡船,约五分钟到大运河西下船,沿着湖堤往南走几十米就来到高邮湖石工头码头,这里是高邮城前往送桥区四乡镇的主要通道。码头上停靠的小客轮一天就固定几班,过了时间就没有了。如遇大风大雨天,为了安全还会停班。

小客轮确实很小,船舱一次只能容下30人左右,座位是几排木质的长椅子。因进入夏季,船舱有点闷,所以我选择靠窗户的地方坐下,尽量让视野开阔些。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高邮湖,湖面很宽,小客轮突突的机器声伴随着有节奏的浪花声,朝着西南方向驶去。大约一个时辰,小客轮安全到达郭集乡马头庄码头。下船后又坐上三轮车,约二十分钟才到达目的地郭集乡政府。行程确实有点累人,现在有了漫水公路、高邮湖特大桥,便捷多了。

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去川青乡一夜未眠。川青乡在我县北片,根据部领导的安排,要求我配合临泽区委葛组织员一起过材料。我下午如约乘高邮至临泽镇的班车来到临泽区委,

神奇的大自然给人们的恩赐很多,只要动动手,不要你花费一分钱,各种鲜美的野味小吃伸手便来,吃也吃不完。小时候 我们称之为吃外快。

阳春三月,小草长得旺旺的,各种漂亮的野花开遍四野。这时候,我们常常赤着双脚在那软绵绵的草地上奔跑玩耍。玩累了就去茅草丛中掐茅针吃。所谓茅针其实就是茅草的幼花,它就生长在鲜嫩的茅草窝里。把那胖鼓鼓的茅针掐出来,一层一层地剥去外皮,放到嘴里慢慢咀嚼起来,嫩滑,香甜,柔韧中带有嚼劲,既解渴,又煞馋,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天气渐渐暖了起来,家前屋后的桑树结满了桑树果子。一开始很小,是嫩绿色的,后来渐渐地长大,变成了青红色,最后成了紫黑色。这时的桑树果子完全成熟了,于是我们爬上树去,朝树丫上一坐,顺手就摘到熟透了的桑树果子,边摘边吃。酸酸的甜甜的,味道好极了。

春夏之交,田野里好吃的东西多了起来。有野玫瑰新长出来的肥肥的嫩茎,把它折来撕去皮就可以大嚼,又嫩又脆又鲜还有点甜。肥嫩的野麻菜也抽薹开花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外快可以吃了,那就是胖嘟嘟的麻菜薹。麻菜薹虽然鲜嫩,但有一股辛辣味,和芥末差不多,麻嘴戳舌头,有人不喜欢,我却很爱吃。

童年的雪

□ 张德国

窗前的桂花树一夜白了头院子里的那口老缸终于,毫不吝啬地被填满了屋檐下悬挂着的冰柱晶莹而透明

顽皮的小伙伴们舞动着通红的小手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树上的雪儿

伴随着我们的笑声沙沙地滑落

向晚的村庄苍白而又寒冷风雪有归人奶奶开始唠叨远在他乡的小叔“雪都要没过膝盖了,娃会加上厚的棉袄吧……”

童年的雪飘在田野里融化在庄稼人的心窝里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下乡工作往事

□ 王鸿

在临泽镇招待所吃完晚饭后,葛组织员对我说:“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川青乡,不远,晚上你就住在川青乡政府招待所。”通过交谈,得知葛组织员是川青乡人,家就在川青乡政府大院内。葛组织员骑车,我坐在后架上,到达川青乡政府时,天已黑。乡政府大院只有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下班回家了。葛组织员带我来到被称为招待所的一排平房,这里一片静悄悄,只听得树叶沙沙响。安顿我住下来后,葛组织员就回家去了。招待所里就我一个客人,我虽有二十好几了,还真有点害怕,又没有电视机,洗脚上床后,迟迟不能入睡。幸好随身带了一本《古今传奇》杂志,看了个通宵。第二天早上,葛组织员叫我吃早饭,问我:“昨晚睡得好吗?”“好!”我只能违心地回答。

坐着柴油机水泥船去汤庄乡渔业村调研。部领导决定在汤庄乡召开汉留区七个乡镇党建工作现场会,要看一个村党支部建设现场。同事小刁和我打前站,在汉留区委徐组织员的带领前前往汤庄乡,受到了乡党委蔡书记的热情接待。在了解我们的来意后,蔡书记说:“现场就定在渔业村吧。”第二天,蔡书记亲自陪同我们来一条河边,跨上一条柴油机水泥船,说:“渔业村周边不通路,只能坐船去。”柴油机水泥船曾经见过,坐它还是头一回。坐在船上望去,一排排绿树,一片片农田,清清的河水,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吃外快

□ 陈治文

到了秋天,野外可吃的外快更多了,什么毛桃子啦、山药果子啦、野葡萄啦、大木枣啦、石榴啦、灯笼泡泡啦、柿子啦,只要动动手,嘴里就会有。柿子必须结熟了才好吃。我们常把快结熟的生柿子摘下来,埋在家里的米缸里,焐上几天,等捏得动了也就好吃了。有种野梨子,又细小,又酸牙,还涩嘴,我们难得吃,即使吃也是换换口味而已。最有趣味的要数麻皮瓜了。它的藤蔓、叶子和果实堪称迷你袖珍型西瓜,都长得和西瓜一般模样。这麻皮瓜细小得仅有鹌鹑蛋大,很有弹性。我们常把它摘来当玻璃球弹了玩,有时向空中你抛我接比输赢。更多的时候是猜单双数,左右手各握一个或两个让人猜单双,猜对了算赢,猜错了算输,简单方便快捷,很刺激。玩过了以后,将麻皮瓜往衣服上搓两下,就一嘴一个大嚼起来,既酸又甜,爽口极了。

童年时代虽物质匮乏,但有大自然的恩赐,我们这些小馋猫还是蛮有口福的。如今自然生态环境大变了,很难再找到这些迷人可口的外快吃了。

装修

□ 陈石奇

冬收起了一切只留下一片空荡荡的天地这时,雪花纷纷赶来为春的大厦打底色雪花儿是多么细心认真把一切都涂上白色只待春用五彩来装修一番装修完成后噼里啪啦的爆竹第一个开口欢迎春天入住